

算是好學生，我們總是不鼓勵她考第一名，偶爾考一次第一，不下爲例。這樣可以減少孩子的心理負擔。平時對孩子們常提到求學、爲人、處世，祇要盡自己的心力，不要去擔心結果如何。在人生的歷程中，總免不了碰到不如意的事，失意時不要灰心，得意時能不驕傲，以此勉勵這已成長的女兒，去創造自己的天地。

在她走後，做媽媽的我，的確很不習慣，想想就要流下淚來。爲的是悔恨自己年青時，對母親惦記兒女的心情，體會得太少。記得在民國二十六年「八一三」以後，隻身由江西泰和經杭州去上海，繼續大四的學業，却碰上日軍金山衛登陸，於是跟着一位親戚的全家逃難，半個月沒有給父母寫信，急得母親白了頭髮。事後父親將此事講給我聽，還怪母親何必如此着急，豈知母親對孩子的關懷，有如許的程度。今日自己的女兒，遠赴異國，深深體會其中滋味。其實，不僅母親是如此，做父親的，對孩子的遠離又何嘗不掛記呢！

編者按：段泳薰小姐係段清濤學長與葉大姐之掌上明珠，亦即當年黔桂之役逃難時使媽媽受盡辛苦的『咪咪』。那時還只不過一個黃毛小丫頭，歲月如流，現在已是展翅高飛的海燕了，我們祝福她在國外求學一切順遂，並能抽暇給本刊報導一些國外的學府風光。

且聽雛鳳試新聲

編者



臺安航業公司董事長徐頌曾老學長之女公子徐鳳青小姐，生長山明水秀的杭州，西湖女兒的美慧是聞名世界的，徐小姐暫年

即才貌雙全，且酷有音樂天才。來臺後肄業于師大音樂系，復從名音樂家鄭秀玲教授深造，專習聲樂。此次應各方友好之敦促，于九月三十日晚，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行聯合音樂會，演唱中外藝術歌曲多首，是夕嘉賓云集，車水馬龍，餘音繞樑，三日不絕，使人聞韶者，大飽耳福。

徐小姐不僅歌喉甜美，音量大宏，而且姿容清麗，風度大方，尤以盈盈秋水，楚楚動人。堪譽臺灣「最美麗的聲樂家」。

徐小姐雙親均爲現任立法委員，徐老學長主持工商企業極多，臺安航運公司尤爲本省航業界之翹楚，聲譽卓著。徐夫人爲名立法委員費俠女士，賢夫婦有幽美別墅位于臺北市近郊士林。徐小姐課餘兼職于美軍援華顧問團附設之華語學校，教授中文，爲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。

文詩

海隅聞墨

張坦

旅台唱和集(六三)

△壬寅六四生日感懷五首

葉在鉞

(一) 癡筆天涯誤此生，
何詩遂我還鄉願？

蹉跎歲月愧長庚！
得與閒鷗共結盟！

(二) 賈生長策淚共滔！
千古傷心同此例，

屈子微詞一卷駭！
時艱無補負才高！

(三) 過眼年華逝水如！
隨時努力崇明德，

平生珍惜在三餘，
不作空中咄咄書！

(四) 親朋厚我祝添籌，
莫道此君年已老，

却被旁人笑白頭！
如今依舊撞風流！

(五) 海鶴忘機若解禪，
養生不必求他術，

靜觀自得自怡然！
俗慮能鐫即是仙！

△乃偉學長六四初度書此為壽 張坦

佳序三秋景，懸弧七月天，
無歲不傳箋；旭日瞳瞳起，
親朋齊祝嘏，歡笑做瓊筵！

△乃偉吟長六四華誕賦此申祝 陳海濤

雲外飛傳自壽箋，襟懷光霽意悠然！
經霜松柏彌堅勁，難老康強地上仙！

其二
海屋籌添卦數開，新岑舊雨滿蓬萊，
詩才澎湃如潮湧，獨步吟壇珠玉堆！

△九月五日強烈颱風愛美過境 張坦

(一) 忽傳愛美行蹤近，聞訊幾如待決囚！
毀滅範圍難逆料，可能頃刻禍臨頭！

(二) 強颶掀雨頻呼嘯，閉戶深藏抱百憂！
雖幸高峯天半阻，纍纍猶見災痕留！
註：風被中央山脈所阻，故威力減弱。

△秋夜憶弟
樹影含烟月滿庭，
故鄉秋至開歸雁，
獨坐應憐雙鬢白，
弟兄久濶音書斷，
陳海濤

△中元抒感
祀祖中元獻紙衣，
故鄉遙望白雲飛；
衰艸荒烟境已非！
空餘殘夢憶依稀！
陳海濤

童年隨侍梁園日，
異地時拋游子淚，
萍飄蓬轉家何在？
蒼鬱松楸斜照裏，
葉在鋌

△浮瓜二首
從來消暑說浮瓜，
只是爭傳浮不得，
不信須防悔噬臍，
幾人歡喜幾人啼！
葉在鋌

請看沿街瓜與李，
註：報載西瓜注射色素糖精，食者中毒，人多戒懼，瓜之銷路大減，徒喚奈何！而賣李者莫不利市三倍，樂不可支！此亦有幸有不幸也，因戲詠之。

△讀乃偉兄浮瓜二首戲步原韻
奉和
却暑誰都喜剖瓜，
文明進步如今日，
其 二
空谷來風太滑稽！
頓教朱李增身價，
談瓜色變負腸臍，
一份旁觀笑與啼！
陳海濤

無端蜚語妄相加！
猶有痴人開倒車！

△鄉居晚眺（壬寅仲夏）
日落漸黃昏，山凹隱小村，
竹愛暮烟屯；隔水犬爭吠，
牧童驅犢返，相對兩忘言！
歸林鳥亂喧，
葉在鋌

△次韻海濤兄鄉居晚眺
毒暑逼人昏，避炎到此村，
雨過綠英屯；晚眺生幽趣，
茶瓜涼可沁，獨坐寂無言！
雲開疊影現，
鄉居遠市喧，
葉在鋌

△壬寅七夕即事
銀漢星橋鵲作團，
今宵乞得人間巧，
別時容易會時難！
喜見嬋娟出廣寒！
（未完待續）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十六 人間樂園——美國羅安琪城思奈遊樂場

如果人間果真有所謂「樂園仙境」的話，那麼美國狄思奈樂園，我想可以當之無愧了，它可以使每一個進去遊玩的人快樂。當我於本年六月十五日在美國西部羅安琪城希望街的青年會出發，在MTA公車站搭五十八路，八時車沿羅安琪超級自由大道，直赴久已神往的狄思奈樂園，化費了來回票二元七角五，到魔境一遊，也可算得此生有福了。

一路上車行於平坦光滑的「勿理會」（Freeway），八道頭超級公路，道旁碧茵如畫，綠色的草地似乎在整天噴水，五顏六色的住宅，儘往後移，羅安琪是美國的一個新城市，不像紐約，就擠在曼哈頓一區中，羅安琪域有遠大的城市計劃，儘向四郊平面發展，現在是美國第三位大城市，但是羅城市民，大家都相信不久可以趕過芝加哥的。

我以為樂園是在九時開放，其實是十時，因此我這位外國人，唐人到得太早了一些，在樂園大門外，冷靜靜底，嗅無人聲，我百無聊賴朝着單軌高架車道，向西遙望着天邊，這時春寒料峭，不覺有點寒意，乃獨步園前，探頭往裏一看，工作人員絡繹由邊門通道入內，穿制服的守門人在整理門道，半小時以後，遂逐



滑稽突梯之四人樂隊